



現代小品文選

俊生編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編者 俊生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現代小品文選集一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現代小品文選目錄第一集

周作人：冰雪小品選序·····	一
草木蟲魚小引·····	四
北京的茶食·····	八
一個鄉民的死·····	一〇
閑話四則·····	一三
胡適：廬山遊記·····	一七
我的母親·····	二三
魯迅：秋夜·····	三〇
希望·····	三三
風箏·····	三六
雜憶·····	三九

郭沫若……落葉……………	四七
小品六章……………	四九
郁達夫……仙霞紀險……………	五四
方巖紀靜……………	五九
移家瑣紀……………	六六
冰心……魚兒……………	七二
到青龍橋去……………	七七
俞平伯……花匠……………	八四
芝田留夢紀……………	八八
眠月……………	九六
湖樓小擲……………	一〇一
朱自清……匆匆……………	一一八
兒女……………	一一九

給亡婦·····	一二九
徐志摩·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一三五
蕭冷翠·山居閒話·····	一三九
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一四三
陳西滢·哀思·····	一四七
聽琴·····	一五一
南京·····	一五七
菊子·····	一五九
落華生·銀翎底使命·····	一六四
萬物之母·····	一六七
補破衣底老婦人·····	一七〇
落花生·····	一七二
債·····	一七四

鍾敬文：太湖遊記·····	一七八
錢塘江的夜潮·····	一八五
葉紹鈞：「怎麼能」·····	一九一
藕與蓴菜·····	一九四
牽牛花·····	一九七
茅盾·····霧·····	一九九
冥屋·····	二〇二
阿Q相·····	二〇四
灰色人生·····	二〇五
王統照：西湖上的沉醉·····	二一〇
陰雨的夏日之晨·····	二一六
血梯·····	二二二
蘇綠漪：溪水·····	二二五

畫·····	二二七
鄭振鐸·莫干山的瀑布·····	二三〇
苦鴉子·····	二三二
街血洗去後·····	二三六
豐子愷·秋·····	二四〇
漸·····	二四四
朱光潛·談動·····	二四九
談靜·····	三五三
孫福熙·旅行的動機·····	二五七
出遊·····	二五九
陳學照·山裏·····	二六七
法行雜記·····	二六九
陳望道·龍山夢痕序·····	二七二

現代小品文選 第一集

冰雪小品選序

周作人

啓元編選明清時代的小品文爲一集，叫我寫一篇序或跋，我答應了他，已將有半年了，我們預約在暑假中繳卷，那時我想，離暑假還遠，再者到了暑假也還有七十天閒暇，不愁沒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隨意亂說幾句卽得，不必問切不切題，因此便貿貿然地答應下來了，到了現在算加答兒好了之後，仔細一算已過了九月十九，聽因百說啓元已經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來，乃不禁大著其忙，急急地來構思作文。本來頗想從平伯的跋裏去發見一點提示，可以拏來發揮一番，較爲省力，可是讀後只覺得有許多很好的話都被平伯說了去，很有點兒怨平伯之先說，也恨自己之爲什麼不先做序，不把這些話早截留了，實是可惜之至。不過，這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硬了頭皮自己來想罷，然而機會還是不肯放棄，我在平伯的跋裏找到了這「句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做了根據，預備說幾

句，雖然這些當然是我個人負責。

我要說的話乾脆就是，啓元的這個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難得受人家的理解和報酬。爲什麼呢？因爲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幼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的發生次序大抵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敘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敘事，次說理，最後纔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做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s）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臘文學時代纔可以說真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國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牠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爲我到底不是問星處，不能知道，至於過去的史蹟卻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會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國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

了，彫塑也稍有變動，至於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卻都保存原始的蹟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牠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於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為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為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於護法的君師，於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

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為我們是詩言志派的。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牠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因為這個緣故，啓元選集前代的小品文，給學子當作明燈，可以照見來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對於別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過在載道派看來，這實在是左道旁門，殊堪痛恨，啓元的這本文選其能免於覆轍之厄乎，未可知也。但總之也沒有什麼關係。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北平燬廬。

草木蟲魚小引

周作人

明日李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云，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云「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错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

說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牠更爲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隨便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歎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爲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份，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會留心不知

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邊還有一對蠟燭臺，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意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綿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拏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較，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

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爲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牠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牠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噤字塞住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牠無用，真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麼？話雖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祇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爲什麼呢？第一，這

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北京的食茶

周作人

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嵐力的我的書翰，中間說起東京的茶食店的點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幾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還做得好點心；吃起來餡和糖及果實渾然融合，在舌頭上分不出各自的味來。想起德川時代。江戶的二百五十年的繁華，當然有這一種享樂的風流餘韻留傳到今日？雖然比起京都都來自然有點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餘年之久，論理於衣食住方面應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實際似乎並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論，就不會知道什麼特殊的有滋味的東西。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隨便撞進一家餛飩鋪裏去買一點來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這也未必全是爲貪口腹之欲，總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練的

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夠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餡餅鋪麼？

我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有點不大喜歡，粗惡的模仿品，矣其名曰國貨，要賣得比外國貨更貴些。新房子裏賣的東西，便不免都有點懷疑，雖然這樣說好像還老的口吻，但總之關於風流享樂的事我是頗迷信傳統的。我要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著異韻齋的文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為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我會焚過什麼香，却對於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終於不敢進香店去，因為怕他們在香合上已放著花露水與日光皂了。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喫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鍊愈好。可憐現在的中國生活，都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喫到好點心。

一個鄉民的死

周作人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作大廚房。從這裡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面前。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腳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